金石萃編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譔

南詔

南詔德化碑

碑前半已剝蝕殆盡石約高一丈三尺一寸廣八尺六寸行數不可考每行約九十字行書在雲南大理府

清平官鄭回撰

恭聞清濁初分運陰陽而生萬物川嶽既列樹元首而定八方道治則中外寧政乖必風雅變我贊普鍾蒙國大詔性業合道智覩未萌隨世運機覲宜無衆退不負

德進不甚容者也王姓蒙字閣羅鳳大唐特進雲南王
越國公開府儀同三司之長子也惪靈傑秀含章挺生
日角標奇龍文表貴始乎王在儲府道隆三善位即重
離不讀非聖之書嘗學字人之術撫軍屢聞成績監國
每著家聲唐朝授右領軍衛大將軍兼陽瓜州刺史洎
先詔與御史嚴正誨謀靜邊寇先王統軍打石橋城差
詔與嚴正誨攻石和子父子分師兩殄兇醜加左領軍
衛大將軍無何又與中使王承訓同破劍川忠績載揚
賞延于嗣遷左金吾衛大將軍而官以材遷功由幹立
朝廷照察委任兵權尋拜特進都知兵馬大將二河既

宅五詔已平南國止戈北朝分政而越析詔餘孽千贈
侍鐸稍駢遺江結彼兇渠擾我邊鄙飛書遺將皆輒拒
違詔弱冠之年已負英斷恨茲殘醜敢逆大隊固請自
征志在掃平梟千贈之頭傾伏藏之穴鐸稍盡獲寶物
竝歸解君父之憂靜邊隅之寢制使奏聞酬上柱國天
寶七載先王即世皇上念功旌孝悼往撫存遣中使黎
敬義持節册襲雲南王長男鳳迦異時年十歲以天寶
入朝授鴻臚少卿因册襲又加授上卿兼賜瓜州刺
史都知兵馬大將既御厚眷思竭忠誠子弟朝不絶書
進獻府無餘月將謂君臣一德內外無欺豈期奸佞亂

常撫虐生變禍節度章仇兼瓊不量成敗妄奏是非遣
越嶲都督竹靈倩置府東爨通路安南賦重役繁政苛
人弊被南寧州都督爨歸王昆州刺史爨日進梨州刺
史爨祺求州爨守懿螺山大鬼主爨彥昌南寧州大鬼
主爨崇道等陷煞竹倩兼破安寧天恩降中使孫希莊
御史韓洽都督李宓等委先詔招討諸爨畏威懷德再
置安寧其李宓忘國家大計躡章仇詭縱務求進官榮
宓阻扇東爨遂激崇道令煞歸王議者紛紜人各有志
王務遏亂萌思紹先績乃命大將軍段忠國等與中使
黎敬義都督李宓又赴安寧再和諸爨而李宓矯偽居

心尚行反間更令崇道謀煞日進東思諸酋竝皆驚恐
曰歸王崇道叔也日進弟也信彼讒構煞戮至親骨肉
旣自相屠天地之所不祐乃各興師召我同討李宓外
形中正佯假我郡兵內蘊奸欺妄陳我違背賴節度郭
虛己仁鑒方表我無辜李宓尋彼貶流崇道因而亡潰
又越嶲都督張虔陀嘗任雲南別駕以其舊識風宜表
奏請爲都督而反誑惑中禁職起亂階吐蕃是漢積讐
遂與陰謀擬其滅我一也誠節王之庶弟以其不忠不
孝貶在長沙而彼奏歸擬令間我二也崇道蔑盟構逆
罪合誅夷而却收錄与宿欲令讐我三也應與我惡者

並授官榮与我好者咸遣抑屈務在下我四也築城收
貿繕甲鍊兵密欲襲我五也重科自直倍稅軍糧徵求
無度務欲敝我六也于時馳表上陳屢申冤枉皇上照
察降中使賈奇俊詳覆屬豎臣無政事以賄成一信虔
陀共掩天聽惡奏我將叛王乃仰天嘆曰嗟我無事上
蒼可鑒九重天子難承咫尺之顏萬里忠臣豈受奸邪
之害即差軍將楊羅顛等進表控告豈謂天高聽遠蠅
點成瑕雖布腹心不蒙矜察管內酋渠等皆曰主辱臣
死我實當之自可齊心戮力致命全人安得知難不防
坐招傾敗於此差大軍將王毗雙羅時牟苴等揚兵

送檄問罪府城自秋畢冬故延時序倚竹王命冀雪事由豈意節度使鮮于仲通已統大軍取南谿路下大將軍李暉從會同路進安南都督王知進自步頭路入既數道合勢不可守株乃宣號令誡師徒四面攻圍三軍齊奮　先靈冥祐神炬助威天人協心軍郡全拔虔陀飲酖寮庶出走王以爲惡止虔陀罪豈加衆舉城移置猶爲後圖即便就安寧再申衷懇城使王克昭執惑昧權變違拒請遣大軍將李克鐸等帥師伐之我直彼曲城破將亡而仲通大軍已至曲靖又差首領楊子芬與雲南錄事叅軍姜如之齎狀披雪往因張卿讒構遂

令蕃漢生靑贊普今見觀釁涙穹或以衆相威或以利
相導儻若蚌鷸交守恐爲漁父所擒伏乞居存見亡在
得思失二城復置幸容自新仲通殊不招承劝至江口
我又切陳丹款至于再三仲通拂諫棄親阻兵安忍肆
發唯言屠戮行使皆祇訶仍前差將軍王天運帥領
驍雄自點蒼山西欲腹背交襲於是具牲牢設壇墠叩
首流血曰我自古及今爲漢不侵不叛之臣今節度背
好貪功欲致無上無君之討敢昭告於皇天后土史祝
盡詞東北稽首舉國痛切山川黯然至誠感神風雨震
澍遂宣言曰彼若納我猶吾君也今不我納即吾讐也

斷軍之機疑事之賊乃召卒伍擲然登陴謂左右曰夫
至忠不可以無主至孝不可以無家即差首領楊利并
於浪穹參吐蕃御史論若贊御史通變察情分師入救
時中丞大軍出陳江口王審孤虛觀向背縱兵親擊大
敗彼師因命長男鳳迦異大軍將段全葛等於丘遷和
拒山後贊軍王天運懸首轅門中丞逃師夜遁軍吏欲
追之詔曰止君子不欲多上人況敢凌天子乎既而合
謀曰小能勝大禍之胎親仁善鄰國之寶遂遣男鐸傳
舊大酋望趙佺鄧楊傳磨侔及子弟六十人齎重帛珍
寶等物西朝獻凱屬贊普仁明重酬我勳効遂命宰相

倚辭漢樂持金冠錦袍金寶帶金帳狀女扛傘鞍銀獸
及器皿珂貝珠毯衣服駞馬牛樓等賜爲兄弟之國天
寶十一載正月一日於鄧川冊詔爲贊普鍾南國大詔
授長男鳳迦異大瑟瑟告身都知兵馬大將凡在官僚
寵幸咸被山河約誓永固維城改年爲贊普鍾元二年
漢帝又命漢中郡太守司空襲禮內使賈奇俊帥師再
置姚府以將軍賈瓘爲都督僉曰漢不務德而以力爭
若不速除恐爲後患遂差軍將王兵各絕其糧道又差
大軍將洪光乘等神州都知兵馬使論綺里徐同圍府
城信宿未踰破如拉朽賈瓘面縛士卒全驅二年漢又

命前雲南郡都督兼侍御史李宓廣府節度何履光中使薩道懸遜惣統龍英豪兼安南子弟頓營隴坪廣布軍威乃舟楫備修擬水陸俱進遂令軍將王樂寬等潛軍襲造船之師伏屍遍毗舍之野李宓猶不量力進逼邆川時神州都知兵馬使論綺里徐來救已至巴蹻山我命大軍將段附克等內外相應競角競衡彼弓不暇張刃不及發白日晦景紅塵翳天流血成川積屍壅水三軍潰衂元帥沉江詔曰生雖禍之始死乃怨之終豈顧前非而忘大禮遂收亡將等屍祭而葬之以存恩舊五年范陽節度安祿山竊據河洛開元帝出居江劍賞

普差御史贊郎羅于恚結齋勅書曰樹德務滋長去惡務除本越嶲會同謀多在我冒之此爲美也朕恭承上命即遣大軍將洪光乘杜雜盛段附克趙附于望羅邏王邏羅奉清平官趙佺鄧等統細千蕃從昆明路及宰相倚祥葉樂節度尚檢贊同伐越嶲親帥太子潘閤邏會同越嶲同拒破僇會同請降無害子女玉帛百里累途牛羊牧諸一月館穀六年漢復置越嶲以楊庭璡爲都督兼固臺登贊普使來曰漢今更置越嶲作援昆明若不再除恐成滋蔓既舉奉明旨乃遣長男閤迦異兕酋濫水權事制宜令大軍將楊傳磨侔覲如數

道齊入越嶲再掃臺登城池都督見擒兵士盡擄於是揚兵邛部而漢將大奔過師昆明傾城稽顙可謂紹家繼業世不乏賢昔十萬橫行七擒縱略未足多也爰有尋傳疇壤沃饒人物殷湊南通渤海西近大秦開闢以來聲教所不及羲皇之後兵甲所不加詔欲革之以衣冠化之以義禮十一年冬親與寮佐兼總師徒刊木通道造舟為梁耀以威武喻以文辭款降者撫慰安居抵捍者係頸盈貫矜愚解縛擇勝置城裸形不討自來祁鮮望風而至且安寧雄鎮諸爨要衝山對碧雞波環碣石鹽池鞅掌利及牂歡城邑綿延勢連戎僰乃置城監

用輯攜離遠近因依閭閻櫛比十二年冬詔候隙省方
觀俗恤隱次昆川審形勢言山河可以作藩屏川陸可
以養人民十四年 餘命長男鳳迦異於昆川 置柘東城
居二詔佐鎮 撫於是威懾步頭 恩收曲靖 頒誥所及翕
然俯從 我王氣受中和德含覆育才出人右辯 稱
世雄高視 則卓爾萬 殊 遐疇則決勝千里 觀釁而動因
利興功事叶神衷行如天啓 故能攻城挫敵取勝如神
以危易安轉禍爲福紹開祖業宏覃王猷坐南面以稱
孤統東偏而作主然後修文 習武官設百司列尊敘卑
位分九等 闡三教 賓四門陰 陽序 而日月 不愆賞罰明

而妍邪昇跡迺三才而制禮用六府以經邦信及豚魚
恩霑草木戹寒流滋淘原爲稻黍之田疏決陂池下隰
樹園林之業易貧成富徙有之無家饒五畝之桑國貯
九年之廩蕩穢之恩屢沾蠢動珍帛之惠遍及耆年設
險防非憑隘起堅城之固靈津蠲疾重巖涌湯沐之泉
越賧天馬　生郊大利流波濯錦西開尋傳祿郫出麗水
之金北接陽山會川收瑟瑟之寶南荒溱湊覆詔願爲
外臣東爨悉歸步頭　已成內境建都鎭塞銀生于墨觜
之鄉候隙省方駕憩于洞庭之野盖由人傑地靈物華
氣秀者也於是犀象珍奇貢獻畢至東西南北歷塵不

柔遐邇無剽掠之虞黔首有鼓擊之泰乃能驤首邪南
平眸海表豈惟 我鍾王之自致賓賴 我聖神天帝
贊普德被無垠威加有截春雲布而萬物普潤霜風下
而四海飆秋故能取亂攻昧定京邑以息民兼口僞七
冊漢帝而繼好時清平官段忠國段尋銓等咸曰有國
而致理君主之美也有美而無揚臣子之過也夫德以
立功功以建業業成不紀後嗣何觀可以刊石勒碑志
功頌德用傳不朽俾達將來口成家世漢臣八王稱乎
晉業鍾銘代襲百世定于當朝生遇不天再罹衰敗賴
先君之遺德沐求舊之鴻恩改委清平用兼耳目心懷

吉甫愧無贊於周詩志劾奚斯頗齊聲於魯頌紀功述
績寔曰鴻徽自顧下才敢題風烈其詞曰
降祉自天 福流後丕 瑞應匪虛 正祥必信 聖
主分憂 遐夷聲振 襲久傳封 受符兼印 兼瓊
秉節 貪榮構亂 開路安南 政殘東爨 竹倩見
屠 官師潰散 賴我先王 懷柔伏叛 祚不乏賢
先庸是繼 郡守詭隨 貶身遐裔 禍連虔陀
亂深豎燮 殃咎匪他 途家自殪 仲通制節 不
詢長久 徵兵海隅 頓營江口 矢心不納 白刃
相守 謀用不臧 逃師夜走 漢不務德 而以力

爭　興師命將　置府屬城　三軍往討　一舉而平
面縛羣吏　馳獻天庭　李宓總戎　猶尋覆轍
水戰陸攻　援孤糧絕　勢屈謀窮　軍殘身滅　祭
而楚之　情由故設　賞普仁明　痛知機變　漢德
方衰　邊城絕援　揮我兵戎　攻彼郡縣　越嶲有
征　會同無戰　雄雄嫡嗣　高名英烈　惟孝惟忠
乃明乃哲　性惟溫良　才稱人傑　邛瀘一掃
軍郡雙滅　觀兵舜僞　舉國來賓　巡幸東嶽　懷
德歸仁　碧海效祉　金穴薦珎　人無常主　惟賢
是親　土宇克開　煙塵載寢　馘擊犁坑　緝熙尊

品
出入連城　光揚衣錦　業酉万代之基　倉府
九年之稟　明明賛普　揚于之光　赫赫我王　實
賴之昌　化及有土　業著無疆　河帶山礪　地久
天長　辯稱世雄　才出人右　信及豚魚　潤深瓊
玖　德以建功　是謂不朽　石以刊銘　□□可久
其十
二
碑陰
四十一行俱書官名下
半剝蝕字數無考正書
上
闕
帶段忠國　清平宮大軍將大金告身賞錦袍金
帶□□□下闕上闕□虫皮衣楊傍佺　清平官小頗弥

告身賞錦袍金帶下闕上闕頗弥告身賞二色綾袍金帶懸

守口　清平官大金告下闕上闕李口口　　大軍

將開南城大軍將下闕上闕口大大虫皮衣趙眉丘　大

軍將士曹長大頗弥口口賞紫袍金下闕上闕口衣楊細口

大軍將賞二色綾袍金帶王琮羅鐸　大軍下闕

上闕口袍金帶兼大夫虫皮衣張驃口于　大軍將前

戶曹長拓東口下闕賞二色綾下闕上闕綾袍金帶王波鐸

大軍將前法曹長大頗弥告身賞二色綾袍金帶

楊下闕上闕口軍將小金告身賞二色綾袍金帶楊羅望

大軍將小金告身賞錦袍金帶下闕上闕大軍將賞二色

綾袍金帶尹瑳遷　大軍將小金告身賞紫袍金帶
楊龙楝下上闕闕身賞二色綾袍金帶尹附酋　大軍將
賞紫袍金帶趙□□□　大軍將兵曹下闕紫袍金帶
趙逸羅□下上闕闕色綾袍金帶兼大大虫皮衣孟緯望
軍將士曹長小銀告身賞紫袍金帶楊鄧佺下闕法
曹長小頗弥告身賞□□綾袍下上闕闕大軍將小銀告身
賞二色綾袍金帶楊各酋　大軍將賞二色綾袍金
帶趙龙細利　客曹□□□弥告身賞二□綾袍下闕
上闕賞二色綾袍金帶□□羅疋　大軍將兵曹長小
頗弥告身賞紫袍金帶段君利　大軍將小

銀告身賞(下闕)(上闕)大軍將小銀告身賞二色綾袍金帶尹
□□　大軍將小銅(下闕)綾袍金帶周(下闕)(上闕)賞二色
綾袍金帶唐酋□　大軍將賞紫袍金帶喻酋□
大軍將賞(下闕)(上闕)倉曹長小銀告身賞二色綾袍金帶
兼大大虫皮衣□盛顛　，大軍將賞紫袍金帶(下闕)(上闕)
□定　大惣管小銀告身賞二色綾袍金帶兼大虫
皮衣□□□□　軍將□法曹(下闕)(上闕)綾袍金帶洪羅
棟　大惣管小銅告身賞二色綾袍金帶□
軍將兼(下闕)(上闕)色綾袍金帶段旋忙湊　軍將尹
曹長小銅告身賞紫袍金帶□□□堅　大惣管(下闕)

上闕柁湊　軍將孝牧大使小銀告身賞紫袍金帶楊
瑶白奇　都□□兼知表語小銀告身下上闕闕和　大
惣管兼押衙小鍮石告身賞二色綾袍金帶石下讃甘
大軍將小銀告身□□□□□段□山邏下上闕闕帶李
奴鄧・　客曹長賞紫袍金帶王　大軍將
小頗弥告身賞□□□帶□諾地下上闕闕弥告身賞紫袍
金帶・阿忽　大軍將小頗弥□□□紫下上闕闕大軍將
賞二色綾袍金帶黑背□□　大軍將賞紫袍金帶
下上闕闕□　大□編賞紫袍金帶□白伽　軍將□
瑜石告身賞紫下上闕闕軍將賞紫袍金帶兼大虫皮衣劉

望□□　軍將賞□袍金帶下上闕闕軍將前兵曹□官小
劍告身賞紫袍金帶杜順伽下上闕闕趙充□□　軍將
兵曹副小銀告身賞紫袍金帶下上闕闕盤　軍將士曹
副賞紫袍金帶楊鄧四羅　□□□□袍金帶□□
□□下上闕闕軍將大鈴石告身賞紫袍金帶段下上闕闕伽瑳
軍將賞紫袍金帶楊謙□□下上闕闕軍將偞人佐揚
邏欽　軍將□紫下上闕闕紫袍金帶尹求寬下上闕闕將賞
紫袍金帶張趙邏　軍將賞紫袍金帶下上闕闕軍將賞
紫袍金帶□□利　軍將□紫袍金帶下上闕闕欽　詔
親大軍將大金告身賞二色綾袍金帶李外成苴下上闕闕

軍將兼白崖城大軍將大金告身賞二色綾袍金帶李
闕上闕下詔親大軍將小銀告身賞二色綾袍金帶李些豊
將闕下闕上詔親大軍將賞二色綾袍金帶放甘　　詔
親闕下闕上金告身賞錦袍金帶獨磨闕下
按此碑文約三千八百字存者約八百字葢泐其
三千字矣今取雲南通志所載文補其泐字注於
旁乃可讀也碑稱王姓蒙字閣羅鳳大唐特進雲
南王越國公開府儀同三司之長子也唐朝授右
領軍衛大將軍兼陽瓜州刺史累拜特進都知兵
馬大將加上柱國天寶七載先王卽世士遣使持

節冊襲雲南王長男鳳迦異入朝授陽瓜州刺史
都知兵馬大將初節度章仇兼瓊奏遣越巂都督
竹靈倩李宓等委先詔招討諸爨王乃命大軍將
與李宓和諸爨而李宓行反間東爨諸酋乃各興
師召我同討李宓矣陳我違背又越巂都督張虔
陀誣蔵中禁職起亂階于時馳表上陳屢申寃枉
皇上一信虔陀奏我將叛王乃連表控告天高聽
遠不蒙矜察節度使鮮于仲通等統大軍至曲靖
又齎狀披雪仲通殊不招承仍自黙蒼山西欲腹
背交襲於是昭告皇天后土縱兵親擊大敗彼師

遂遣男鐸傳及子弟六十人西朝獻凱贊普賜爲
兄弟之國天寶十一載正月一日冊詔爲贊普鍾
南國大詔授長男鳳迦異都知兵馬大將改年爲
贊普鍾元二年十四年春命長男鳳迦異於昆川
置柘東城居二詔佐鎮撫時請平官段忠國段䢼
銓等刋石勒碑志功頌德云云以唐書南蠻列傳
攷之南詔或曰鶴拓曰龍尾曰苴咩曰陽劒本哀
牢夷後烏蠻别種也夷語王爲詔其先渠帥有六
自號六詔曰蒙巂詔越析詔浪穹詔邆賧詔施浪
詔蒙舍詔蒙舍詔在諸部南故稱南詔居永昌姚

州之間鐵橋之南東距爨東南屬交趾西摩伽陀
西北與吐蕃接南女王西南驃北抵益州東北際
黔巫王都羊苴咩城別都曰善闡府王蒙氏父子
以名相屬自舍龙以來有譜次可考舍龙生獨邏
亦曰細奴邏高宗時遣使者入朝賜錦袍細奴邏
生邏盛炎邏盛炎生炎閣武后時盛炎身入朝妻
方娠生盛邏皮喜曰我又有子雖死唐地足矣炎
閣立死開元時弟盛邏皮立皮邏閣授特進封臺
登郡王炎閣未有子時以閣羅鳳爲嗣及生子還
其宗而名承閣遂不改開元末皮邏閣逐河蠻取

大和城又襲大釐城守之因城龍口夷語山坡陀
爲和故謂大和以處閤羅鳳天子詔賜皮邏閣名
歸義當是時五詔微歸義獨彊乃厚以利啖劍南
節度使王昱求合六詔爲一制可歸義已并羣蠻
遂破吐蕃寖驕大入朝天子亦爲加禮又以破洱
蠻功馳遣中人冊爲雲南王于是徙治大和城天
寶初遣閤羅鳳子鳳迦異入宿衛拜鴻臚卿七載
歸義死閤羅鳳立襲王以其子鳳迦異爲陽瓜州
刺史初安寧城有五鹽井人得煮鬻自給元宗詔
特進何履光以兵定南詔境取安寧城及井復立

馬援銅柱乃還鮮于仲通領劍南節度使卞忿小
方略故事南詔嘗與妻子謁都督過雲南太守張
虔陀私之多所求丐閤羅鳳不應虔陀數詬靳之
陰表其罪由是忿怨反發兵攻虔陀殺之取姚州
及小夷州凡三十二明年仲通自將出戎巂州分
二道進次曲州靖州閤羅鳳遣使者謝罪願還所
虜得自新且城姚州如不聽則歸命吐蕃恐雲南
非大唐有仲通怒囚使者進薄白崖城閤羅鳳遂
北臣吐蕃吐蕃以爲弟夷謂弟鍾故稱贊普鍾給
金印號東帝揭碑國門明不得已而叛嘗曰我上

世世奉中國累封賞後嗣容歸之若唐使者至可指碑澡祓吾罪也按字書無祓字疑祓字之譌 史文與碑詳畧不同攷雲南通志古蹟載閣羅鳳刻二碑一曰南詔碑在城西南注云天寶間閣羅鳳歸吐蕃揭碑國門明不得已而叛西瀘令鄭回撰文今無可考一曰蒙國大詔碑卽德化碑也是南詔羣臣頌德之碑注云在城北鄭回撰文杜光庭書今剝落殆盡云云是南詔有二碑皆鄭回撰文其刻石國門之碑朱子綱目系其事於天寶十一載此碑則在大歷元年兩碑之立相距十五年而前碑已亡則

此碑雖剝落亦可貴矣碑陰上下皆闕中所存者若姓名及告身袍帶之類皆無可攷其官名有清平官大軍將兵曹士曹法曹倉曹戶曹客曹並有長有副又有大總管羣牧大使唐酋□喻酋□等名色唐書南詔傳云官曰坦綽曰布燮曰久贊謂之清平官所以決國事輕重猶唐宰相也曰酋望曰正酋望曰員外酋望曰大軍將曰員外猶試官也幕爽主兵琮爽主戶爺慈爽主禮罰爽主刑勸爽主官人厥爽主工館爵爽主財用引爽主客禾爽主商賈皆清平官酋望大軍將兼之然碑中所

載諸曹長副及總管羣牧之官則史所不載雲南

通志雜紀卷載南詔官職王左右有羽儀長八人

淸平見王不得佩劒惟羽儀長佩之爲親信有六

曹長曹長有功補大軍將大軍將十二與淸平官

等列自曹長以降繫金佉苴尙絳紫有功加錦又

有功加金波羅卽虎皮也此所載較史爲詳可與

碑陰參攷然史有云西人不鬻剖波羅樹實狀如

絮紐縷而幅之則波羅是樹名非虎皮也

崇聖寺鐘欵

欵作上下兩層每層各界六區皆像上層區高二尺

五寸餘廣二尺二寸餘下層區高一尺三寸餘廣一

尺七寸正書在大理府崇聖寺

金剛波羅蜜

智寶波羅蜜

大輪波羅蜜

妙法波羅蜜

勝業波羅蜜

口響波羅蜜以上上層

增長天王

大梵天王

廣目天王

多聞天王

天主帝釋

持國天王

維建極十二年歲次辛卯三月丁未朔廿四日庚午

建鑄以上下層

銅鐘高丈餘在大理府崇聖寺前樓鑄作兩層上層鑄金剛智寶大輪妙法勝業梵似作慧響波羅蜜下層鑄增長大梵廣目多聞天主帝釋持國各天王像末鑄建極十二年建蓋南詔世隆年號在唐武宗懿宗僖宗時也杜鈞識

按崇聖寺在大理府城西北蓮花峯下雲南通志稱寺有觀音像高二丈四尺唐蒙氏時董著明鑄又稱唐天寶間崇聖寺僧募造大士像未就夜驟雨旦起視之溝澮皆流銅屑郎用鼓鑄立像高二十四尺如吳道子所畫細腰跣足像成白光爛覆三日夜云云而不及鑄鐘之事此鐘但詳年月亦不言鑄者何人鐘爲建極十二年鑄建極者乃南詔世隆年號世隆唐書南蠻傳作酋龍傳云閣羅鳳子鳳迦異鳳迦異子異牟尋請歸天子爲唐藩輔德宗錄之册爲南詔王元和三年異牟尋死子

爭閤勸立明年死子勸龍晟立長慶三年死弟豐
祐立宣宗崩時豐祐亦死坦綽酋龍立遂僭稱皇
帝建元建極自號大禮國懿宗以其名近元宗嫌
諱絕朝貢史文如此按唐元宗諱隆基惟南詔名
酋龍是以云名近嫌諱如果名世隆則直犯元宗
正諱不得謂之嫌諱然據馮甦滇攷實是世隆滇
攷云大中十三年八月宣宗崩命內臣告哀世隆
初立郎凶狠悖慢謂我國亦有喪朝廷不弔問詔
書亦賜先王子是以草具進使者而遣還又南詔
向係父子以名相屬獨豐祐之子世隆名不相承

新安倪蛻撰滇雲歷年傳云蛻按豐祐或云勸利晟之弟或云勸利晟之子諸葛元聲滇史稱豐祐慕中國始不連父名但南詔野史云名晟豐祐當是勸利晟之子而又曰石刻爲勸豐祐則又承勢樂勸而爲勸利晟之弟矣且以後世隆之子隆舜隆舜之子舜化依舊父子相承則不連父名者僅世隆一代耳滇史未確也至唐書斥世隆爲酋龍以其觸犯僭悖而削辱之非果名酋龍也昶按此說亦未確南詔官名有酋望龍爲鱗蟲之長酋龍二字並非削辱之稱當由朝廷避諱改稱酋龍而

史沿其舊文耳建極十二年在唐爲懿宗咸通十
二年跋者杜鈞江西新建人官大理府太和縣令

崇聖寺中塔題字

石二各高四尺六寸廣一尺六寸五
分每石各四字正書在雲南太和縣

法界靈通　明眞乘塔

右八字作兩行書在崇聖寺前三塔中最高一塔第
一層重簷蔽之故完好無剝蝕痕中間一碑磨平無
一字蓋南詔時立不知何代剗去也杜鈞識

按雲南通志崇聖寺有三塔其一高十餘丈十六
級其二差小各鑄金爲頂頂有金鵬世傳龍性敬

塔而畏鵬大理舊爲龍澤故以此鎮之此所題字二行在三塔中最高一塔即十六級之第一級

大理

石城碑

石刻高四尺四寸廣二尺六寸五分作上下兩截書上十一行行十三字左行下八行行皆人名行書在南寧縣

明政三年歲次辛未宣諭蹈奉承　睿旨統舉戎行委服皆　恩撫安邊鄙是以剪除迦衆鎭長奇宗來州首領代連弄兎覆磨乃斂三邑口當延衆鎭以二月八日迴軍至三月七日到省城更討打賊郎羽若阿房田

洞合集卅七部㛷伽諾十二將弄略等於四月九日研
羅沙一遏兼須賜鐵賞放迺其約盟誓務存人長上對
衆　聖之鑒知下撥一德而𨀤盂
三軍都統　皇丼布燮段子琢
都監三軍禮樂奕長附馬布燮段彥貞彥賁　宇覽
揚連永揚永彥
侍內官久贊段子惠李善
督奕王清志
貼侍內官贊衛揚定存
摸㡯道揚定福

隨酒袁永智藉晟與

按雲南通志石城廢縣在曲靖府城北二十餘里唐貞觀四年置莊州領縣七石城其一也石城碑在城北二里許昔段氏破楊干貞與三十七部落會盟立東方黑爨松爨共有三十七部其名曰陽城堡部休臘部嶍峨部強現三部王弄部昔處甸部伴溪落恐部鐵容甸部官村思陀部屈中部師宗部落蒙部彌沙部邑車部維摩部彌勒部磨彌部羅雄部納垢部夜苴部落溫部吉輸部褒惡部羅部仁地部白鹿部掌鳩部法塊部謀杭部于矢部維裝部洪農碌勸部華竹部強中部休制部步雄部羅伽部其會盟之所在曲靖北十五里康熙十八年營兵於土中掘出碑字猶存文云

明政三年歲次辛未明政一作明正辛未爲宋太

祖開寶四年滇史載開寶二年段素順立改元明
正在位十七年卒私謚應道皇帝南詔之事唐書
所載自昭宗以後中國亂不復通史無可攷宋史
載大理國傳始於熙寧九年以前亦無可攷故自
唐末迄宋初僅見滇考及南詔野史二書稱唐宣
宗大中十三年豐祐死子世隆立改元建極號大
理國僖宗乾符四年世隆死子隆舜立改號大封
民國建元貞明昭宗乾寧四年隆舜爲楊登所弑
子舜化眞嗣天復二年淸平官鄭買嗣弑舜化眞
自立爲帝僭號大長和國改元安國蒙氏遂絶梁

太祖開平三年鄭買嗣死子旻立唐莊宗同光四
年鄭旻死子隆亶立改元天應明宗天成元年南
詔東川節度使楊干貞弑鄭隆亶而立侍中趙善
政改元尊聖次年改天應四年楊干貞自立改國
號曰大義寧改元光聖又改興聖長興元年又改
大明晉高祖天福元年通海節度使段思平討楊
干貞干貞自縊死二年段思平自立號大理國改
元文德晉齊王開運二年段思平死子思英立改
元文經三年羣臣廢思英而立其叔思良改元至
治周太祖廣順元年段思良死子思聰立改元明

德居位十七年改元順德是年死傳子素順宋太祖開寶二年段素順立改元明正卽此碑所稱之明政也雲南當宋初爲太祖所棄史稱乾德三年正月王全斌平蜀欲以兵威取滇進滇地圖帝鑒唐之禍以玉斧畫大渡河唐書作大度河曰此外非吾有也由是滇南與中國不通大渡河在建昌城北源出吐蕃合金沙入大江繞東海其所經在嶲昆明之間素順之立史旣不載而此碑所載明政三年集三十七部討賊約盟之事卽滇考野史亦不詳此碑出土逾百二十餘年文僅泐一字餘完好可貴也

地藏寺梵字塔幢

幢八面二面橫廣二尺三寸二面二尺二寸餘各一尺一寸五分高九寸三分一面二十行二面十九行一面二十四行二面二十七行一面二十一行一面二十二行字數八字或十字十一字不等正書在雲南府

佛說般若波羅蜜多心經文不錄

大日尊發願文不錄

發四宏誓願文不錄

大理國佛弟子口事布燮　敬造佛頂尊勝寶幢

記

皇都大佛頂寺都知天下四部衆洞明儒釋慈口大

師段進全述

原夫一氣始弁二儀初分三光麗於穹隆五岳鎮於磅礴爰有擬秀愚智辨立君臣掩頓於八區牢籠於四海隨扙而設理運口而弁風常讀八索之書非學六邪之典淨邊遐綏定遠邇姦東海浪澄於驚波楚天霄淨於讒霧君臣一德州國一心只智喆才能乃神謀聖運者則袁氏祖列之義也由乃尊卑相承上下相繼協和四海姻同親而相知道握九州詡連枝而得意承斯鋒銳不起飢荒無名鍾皷義而明明玉帛理而穆穆可謂求人而得人亦袁氏之德也至口敉高明生則大將軍高

觀音明之中子也其高明生者文列武列万國戶實而
宣威神氣神風千將□推而留世悲夫四大九無主六
蘊空去來天地橫□不慈大運□將不意□哉雲郁郁
兮窮天□雨霏霏兮盡山悲楚方罷喧□京□郢本州
爲兄第之士將相□上下之權子小紹暹系□亞脫其
布變□□者至忠不可以無主至孝不可以無親求穀
術於宋王□王畢成功於務卒得卒將乃後嗣踵□化
及□□霜風□而一海颸秋春雲布而万物胥潤慠其
義者日用不知挹其源者游泳莫測此袁□□□□□
□也聖人約法君子用□□德而不可不傳以傳而備

遠有義而不可不記以記而口常口夕哀哀終朝戚戚
尋思大義孔聖宣於追遠愼終敬月元文釋尊勸於酬
恩拜德妙中得妙靈理知覺善住復七返輪廻如來說
一部勝敎日加來智印口尊勝瑶幢託其墳際而建之
鐵圍口成極樂臨其寒林而起矣地獄變爲蓮花即到
於菩提道場速會於常寂光土次祝非口口於生我育
我而先口於恩余建余復利於重義輕生盡口於亡身
報主大義事事以懷此敎節日日以惟新建梵幢而圖
功勒斯銘而標記

護法明公德運碑贊

碑高八尺八寸廣六尺五寸二十五行行四十六字左行行書在雲南楚雄府

□□護法明公德運碑贊

大理國高相國公仲子之孫諱日量成自幼有大器及長思欲立大功定寰宇而道未合俄然四夷八蠻扳逆中國途路如蝟毛百姓離散天不早命公斯民墜矣公於時領義兵□鄉勇掃除烽燧開拓乾坤安州府於亂離之後收遺民於虎口之殘四海清肅路不拾遺帝勅号曰□□□□□□□周道不行商道商以揞為實周以會為實公累与諸蠻會而不會揞故行周道非獨行周道代亦周代□□□□放□□□關門不閉

傳曰進賢受上賞蔽賢受誅戮齊有仲父鄭有子產竹
帛稱之爲民之父母孔子□誠之爲□進賢也□□賢
□□有德□□八紘宗族同一心四海爲一家詩曰濟
濟有衆此之謂也語云生而知之者上也公自幼孤久
失庭訓不喜盤遊弱冠歲餘天地合德日月同明温良
五備□六藝三□隨而有之所謂生而知之者上也公
不閑書史而所爲動作皆合書史公以禮義爲衣服以
忠信爲甲冑以智勇爲心肝□之來者割地而封之不
歸化者興兵而討之自是天下大化公明□□地了了
性源與修白□喜建伽藍衆山蘭若無不周備所謂溉

其根而口其實種其福而積其基帝惘其精勤有道爲
口濟民皆在斯焉再勑号曰護法公公在位几年乃讓
位与其姪中園公中園公心腹股肱爪牙皆公之爲也
公爵地威楚府牟州石菜弄口處威楚府西隅去府五
十里地名口溪山林茂盛是賊巢穴採樵刈草皆爲賊
所口公口口郲居處建宫室賊散去不知其幾千里也
泉甘而山茂公之口處仲尼有云仁智者也四夷入蠻
界會於此入方羣牧口口於此雖夷狄之深仇部曲之
怨恨到此善歸方寸惡竟氷釋抽刃懷刀一時捐弃甘
辭戩語以發喜戲古人有云人傑地靈也入紘四海閫

命於此可謂大矣樹異山靈□□□松杉□□□□
□□□白雲□□渡前栖一□兩□瑞□明月侍座清
風掃門審聽法鼓明心不聞塵囂聒耳真□□□□
□□□□□□□□□□□□負而生喜色況公功業
蓋天地道德高古人尙和光同塵而不負自高自大之
意□□□□□□□□□□□□皆以身爲天下安
危詩不云乎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伍員者古之智勇忠
孝之士也□□□□□□□□□□尙不能忍將□
軍而代楚破塚鞭骨而冤未消□如公雖□深仇大讐
胷襟坦然□□不□此皆能仁之行□□□□□□□

宋國建武軍進士兩戰場屋畫虎无成□□南國十有
六年蒙公清㬇如□□人□命□□□□□□
□□□□史記修春秋褒貶合宜爲万世之信證
而發微言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公者百之一二□
尙未盡善也□之高氏如有聰明俊□克己復禮能□
□□□□公□□□□□□□□□□
□□亦高□世世之□也与叙之不足乃作銘曰
□出社□　□位克己　□君奇□　□□□　衆
星其北　是水淛東　道毋古今　公比周公　外掌

部域　內浥眞流　□□□□　□□□□　梁山樂

水　仁哉智哉　紫雲□□　□□□□　手拓山河

化洽乹坤　□□□□　公名常存

時□□□□□□□□月　□□□□武軍進士□

□□□□士　奉命記　□先生□孫□□□謹書

按載記段正淳立於宋哲宗紹聖三年號後理國高

泰明相之稱爲高國主此碑年代剝落篇首稱高量

成爲相國仲子之孫則當在南宋之中葉繫國仍以

大理則改號之說恐無據又通志古蹟云高量成碑

在楚雄城西四十里紫溪山獅猻箐此碑當是也　右江

李榮陛識

按碑在楚雄城西四十里紫溪山瑚猻箐雲南通志山川卷不載瑚猻箐而紫溪山則云在楚雄府城西三十里薇溪山之右松竹陰森峯巒秀麗梵宇琳宫踞一郡山水之勝又古蹟卷載德江城在府城西北二里宋段氏時高昇泰執國柄封其子明亮於此因築此城又名德江村昔高量成避位居此一村化其德是卽碑所云威楚府西䣊去府五十里地名紫溪公郍君處建宫室也今之大理府在宋時大理段氏以其地屬姚州名當筋瞼

後改威楚郡碑故謂之威楚府也高相國之始出
于段氏以南詔野史滇攷滇史滇記參攷之段氏
之先爲武威郡人自段儉魏從鳳伽異敗鮮于仲
通于西洱河蒙氏擢爲淸平官易名忠國六傳而
至思平爲通海節度使楊干貞忌之晉高祖天福
元年討平楊干貞二年自立號大理國開運二年
思平死子思英立三年羣臣廢思英而立其叔思
良周太祖廣順元年思良死子思聦立宋太祖開
寶二年思聦死子素順立太宗雍熙三年素順死
子素英立眞宗大中祥符三年素英死子素廉立

仁宗乾興元年素廉死姪素隆嗣天聖四年素隆避位爲僧譚于素眞康定元年素眞死孫素興立慶歷三年國人廢素興而立思平曾孫智思之子思廉神宗熙寧六年思廉避位爲僧子廉義嗣元豐三年廉義爲其臣楊義貞所弑義貞自立篡位四月岳侯高智昇命子昇泰起東方兵誅之而立廉義之姪壽輝以靖難功加高智昇太保封德侯〔此高氏之始〕子昇泰封鄯闡侯代智昇爲相于楚雄築外城號德江城以封其姪子量成〔此高量成之始〕四年壽輝避位爲僧立思廉孫正明哲宗紹聖元年正明

避位爲僧國人奉高昇泰立之號大中國二年昇泰有疾遺命遂國段氏而卒四年昇泰子泰明遵遺命立段氏正明之弟正淳改稱後理國以高泰明爲相徽宗大觀二年正淳避位爲僧子正嚴嗣政和七年徽宗詔使勅封正嚴爲大理國王是年高泰明卒追封國師以其弟高泰運爲相國高宗紹興十七年正嚴避位爲僧子正興嗣十八年六月高量成討三十七部叛夷平之以姪壽貞爲中國布變自號中國公退居楚雄卽此碑所載之事也据此碑則中國公乃其姪壽貞之號非量成自

號量成固勅號曰護法公也高國主之稱始于高泰明而連及于高量成滇記載政和三年高正嚴向慕中國與國主高量成謀入貢從廣南東道請之倪蛻撰滇雲歷年傳疑之曰此時高泰明爲相何以又有國主高量成國主非官名恐是柵主之譌高泰運曾爲柵主或量成繼之耳此蓋倪氏未及詳玩此碑所謂國主者卽中國公之稱非謂大理國之主也碑無歲月以量成退居楚雄考之于時爲段正興永貞元年在宋爲紹興十八年

嵇肅靈峯明帝記

石刻高五尺二寸廣一尺八行行五十字左行正書在姚州興寶寺

裒州陽派縣嵇肅靈峯明帝記

夫自人而粹者天之道也自天而純者神之道焉運乾坤而變化何窮妙萬物而陰陽不惻至哉自天地亣岳得其道者無不以清以寧以淵以靈故流爲江河結爲山嶽者艮之象也易曰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言其止而不動也噫含澤布氣以調五神積高厚下而安四極山岳之理可得而言歟有裒州陽派縣嵇肅靈峯明帝者德標鎮地高極配天秀出太虛之中結成元氣之始育靈孕聖懷寶含章誰足生甫之神獨稱應昂之

傑千年卓立驚神□之千宵万仞削成□青蓮之出海霏霏窅滐岦道徐州之車靄靄丹霞似擁菖碭之蕓風泉相涣苳竹共清靈變无端雲雷未惻益天府之巨鎮此方之靈祐也　公奉命登庸政成淸謠雅頌一變山川再縈顧此靈峯鬱爲保障乃修柴望之理備方伯之儀□□無窮永申如礪之約令聞不已豈無勒石之功余志望郭生愧述崑峯之賛才非謝子敢題廬嶽之文昇敘風□以旌盛烈

時元亨二年敦牂歲徂暑月哉生明　□□楊才照

奉命記

按此碑在姚州興寶寺右側題稱褒州陽派縣稽肅靈峯明帝記唐書地理志諸蠻州有褒州武德七年置本弄棟地南接姚州縣二楊彼樂彊据方輿紀要姚州有揚波廢縣在大姚縣東武德四年置褒州領揚波強樂二縣後廢二書所載州縣名互異不能定其孰是然以此碑證之題曰褒州與紀要合則唐書作褒者疑譌縣名陽派則唐書紀要二書之作楊彼揚波似皆以形似而訛雲南通志稽肅山在姚州城西七十里山有泉入陽派河據此則縣以河得名似陽派爲有據也惟碑稱明

帝無攷文云天府之巨鎮此方之靈祇似明帝謂

稽肅山神下文又云公奉命登庸政成清謐修柴

望之理與禮通用備方伯之儀似係守此土者奉祀稽

肅山神而立此碑但未詳所謂公者何人碑無姓

名可攷碑立于元亨二年攷牂歲得丙午故生明

段氏自宋孝宗乾道八年正興避位于智興嗣改

元利貞又改盛德嘉會元亨安定滇雲歷年傳不

詳元亨之號建于何年碑但稱敦牂歲是午年而

不署何干据下碑二年丙午則元亨建于乙巳碑

立于丙午歲六月三日也雲南通志古蹟卷載姚

州有稽肅碑在城西十七里上有天福二字今此
碑未見有此二字是所揭未全也

興寶寺德化銘

碑高五尺二寸廣三尺二寸二十七行行五十字
六行刻於右側側寬六寸五分左行正書在姚州興
寶寺

大理國上功高踰城光再建弄棟華府陽派郡興寶寺
德化銘并序

皇都崇聖寺粉團侍郎賞米黄繡手披釋儒才照僧
錄闕梨楊才照奉命撰

蓋聞奉性之謂道妙物之謂神混成天地之先獨化陶

均之上體至虛之宅无壽无門運不隅之方何固何執未嘗不出入五物譏惻至變之端周流六虛旁行大衍之數知大始者由之揆務任成物者宗之致能行象分而變化斯奇動靜常而剛柔乃斷元凝易簡之理昭升久大之功引而申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異哉仰觀俯察弗昧幽明之宗原始反終遂知生死之説由有口有難保口於幻夢之常從迷積迷 凡窮況於風浪之起至寂豈虛寤覺大覺忽目隨眠弗諼四誓之言永矢大千之化觀淨姓於日種孰類鄉人驗白号於脇生豈在虹渚照四門之遠誠忻猒馳而交懷廿六歲之

鹵求苦樂審其非道術求舊於往證之口濟惟新於所
化之生發神足於道場吉祥暫鋪草座入慈定於樹下
波旬立慟與尸光縱鹿園五老頓忘於本制德勝火室
三愚遂服於仁風示化橋而摧我人指恒河以明生滅
大教旁收於五性不化而自行法輪妙衍於三時不言
而自治旭亡照之極耀幽谿圓鑒動希聲之大音盲聵
俱圻遂使九十六種貫冥而聽命毕品拔茹以成羣門
微塵而開大經傾寶口而賑諸有莫不十度成叙六趣
捐關東名實皆息有於寰圍尙淸淨者同味於大道時
來舍衞鶖子奉命於祇園暫昔上天宮優王遂與於脩像

卽礙土以闢淨剎寄有相以述眞常欲使住三界之歸
依爲像法之洲渚妙哉恍惚无得而稱焉盖此寺者大
蒙知軍事布燮楊禎之所捌也年鐘建極□佐兵□□
蜀衡蕃惟公是倚外則弼諧帝道事竭於君內則翼扇
眞風心亡於法卜茲勝地捌此精藍歲月已淹痛哉圮
毀有公子高踰城光者曾祖相國明公高泰明祖定遠
將軍高明清已備國史考□公高踰城生者定遠將軍
之長子也□剛柔之粹德鍾岳瀆之休靈清明在躬鑑
澄波之千傾風神絕倍擬巨岳之万尋韋佳穫於明朝
善弥縫於覇業降德惟忻□種□恩未憚及入戰則如

神鄙圯橋之取履政則凝化踵合浦之還珠□□
功高五伯懿哉寔□期之明哲也公高蹈城光
再索慶襲餘芬天質白朱龍章特異夙蘊風雲之
實仁義之懐和□內凝英華外發器袟識□之歲蘭桂
有芬志高迩洛之年清暉自遠敬義无失忠節更堅
行而異𣦸呑聲鶵□而群翔彀□噫未及遊訓傷素冠
之慨兢□□天倫慕花蕚之韡韡恭盡秋霜之戒友垂
冬日之暄肅肅焉穆穆焉輸至誠於君兄循肌膚於伯
父嗟乎義以道合事由□□不意蜿玷成瑕南箕自遠
及𡨚□□公及先君諸舊臣等議曰大義不可無方丞

不可无主惟其平國大宰宅之遺將軍君臣之義最高叔姪之分尤重不異霍光輔漢姬旦匡周盛衰惟終安危同力在我子孫後嗣弁茲歷世垂休孤立一隅介乎大國其不謂事之末乎然狐犭首丘葵能衛足不忘本也姑可忽諸乃與中國行成獨興廟計自此散從釋衡縮甲抑戰公兄弟之力也至哉難不讓於歷試位則退以居謙鬱其千里之才擢以百成之命奉官則仁聲已洽下車則清風載興簞食壺漿狀來甦而滿路逆民傚吏轂考盤以登朝乃熙以秋陽威以夏日坐甘棠而聽訟設莚燎以思賢振口惠而字小人宏義讓以助君子

民識廉恥咸習管子之風家足農桑孳□孟軻之制緝理之暇濬德源根不手布貴金幸齊肩於善施日用留心白馬庶接武於漢明傷德本之末滋痛斯藍之燬遂乃役子來之衆鳩心覺之工妙啓新模式仍舊貫喜得上棟下宇盡合大壯之宜矢棘暈飛屆起斯干之勢窮山水之幽致溢煙霞之□趣西則松風發□驚□苦空之音南則江月殘朝忽認靈臺之鏡東臨霧隱近接應供之賢北杭平坡遠據釣鼇之客一一美麗事事新奇盛矣哉信華州之嘉境也夫作而不紀非盛德焉乃揖儒流粗陳風烈其辭曰

率性曰道　妙物稱神　混成天地　獨化陶均　其一
形象乃分　剛柔斯判　幽明迭興　生死相攙　其二
幻夢勿固　風浪非常　至寂豈默　一覽獨彰　其三
四口弗談　八相斯假　瑞景固天　徵烏衛社　其四
四門昭戒　六載幽求　道成樹下　法演鷲頭　其五
爲子標藍　墳主刻像　三界歸依　群生瞻仰　其六
口哉此寺　肇自楊公　心亡於法　事竭於忠　其七
捌此德基　忽遭焬燹　不絕人望　誕生公子　其八
寧祖靜域　顯考睦邊　積善餘慶　口嗣口涎　其九
口事天倫　敬而无失　恭履秋霜　友盡冬日　其十

難則歷試　位乃居謙　擢以百里　德化清廉其十一
政理之餘　留心喜捨　想布黃金　思題白馬其十二
乃仍舊貫　式建仁祠　斯于盡制　大壯得宜其十三
鬱功既凝　貞珉可紀　其彼天長　盡善盡美其十四
元亨二年歲在丙午七月十五日
按雲南通志古蹟卷載姚州有興寶寺碑在城西
十八里段智興元亨二年立實宋淳熙十三年即
謂此碑也又通志寺觀卷興寶寺在姚州城西十
五里元宣光間建元無宣光之號其誤顯然据碑
則寺為大蒙建極年知軍事布燮楊楨之所刱蓋

建于蒙氏時矣建極之元建于唐宣宗大中十三年則元宣光者或是唐宣宗之訛碑題稱高踰城光再建自𠜟建至是閱歲三百四十餘年宜乎再建也高踰城光會祖郎高泰明祖高明清考高踰城生高泰明郎大中國王高昇泰之子宋紹聖四年昇泰臨死遺命還國段氏段正淳立以昇泰爲相語已詳前此碑蓋紀興寶寺興建之由因述高氏之世德謂之德化者猶言功德也前碑題褒州陽派縣此碑題弄棟華府陽派郡唐書地理志褒州卽褒州本弄棟地方輿紀要姚州唐天寶末沒于

南詔爲弄棟府治大理段氏仍置姚州据此碑則段氏尚稱弄棟未改姚州然謂之華府又以陽派縣爲陽派郡其建置諸書皆無攷碑載釋儒才照之官曰粉圓侍郎又曰賞米黃繡手披似即袈裟之屬皆僅見此碑銘詞十四章章各四句又一體也碑書千頃作千傾百城作百成考槃作考盤似皆借用字

淵公塔銘

碑高五尺廣三尺厚八寸五分三面刻前面二十三行側五行後面二十行行俱五十字左行正書在雲南

大理國淵公塔之碑銘并序

楚州趙佑撰

淨徹昭融精眞冲邃虛明靈體曠問靈微豈可以闊狹知其邊際稱量議其深淺且倏熏亡照之所覺勞而照性已迷覩彼太虛之形翳本圓明之體四大都起萬象交雜夢中重夢迷裏又迷故頭無得失之非見有忽狂之客自此已往相去遠矣因差路殊非法身大士奚能破塵出經安往法界者我　淵公隨緣白地誕粹于高氏之族故相國公高太明之曾孫政國公明量之孫護法公量成之子也母則王女諱成宗厥考護法公議武

定天下仁政法乾坤威行如秋仁行如春戎夷棄里而遠遁朝廷高枕而无虞中國蒙其恵異俗震其聲恩俾造化而澤潤草萊德被生民而模範天下則公之爲公之子也英姿卓茂氣韻清遠昂昂若雲鶴之處群雞也自有不羈之態視榮貴如幻炎執身心我人爲甚倒慨然有出世之心不肯爲凡夫年臯二十一日辭父兄出家知其志不可奪不得已壯而許之公侯將相朝士大夫及輿臺阜隸等皆曰令失命世之才莫不銜恨者故尋經論以言之將入道門欲得其正如人造象先辦眞金象成之後體無增减用眞心修无上菩提如將金爲

器器器器皆金用妄心修无上菩提如將瓦爲器器器器皆
瓦故若於因地以生滅心爲本修因欲求佛乘不生不
滅无有是處此諸聖之要言修行者之正因今公之發
菩提心也可謂得其正矣如不以喜怒哀樂發菩提心
富貴榮利發菩提心卽當以離前塵分別性發菩提心
稱法界性發菩提心如此則文殊師利菩薩不動智佛
主伴明矣如淸涼謂啟明東廟智滿不異於初心寄位
南求因圓不逾於毛孔則龍女善財豈迂滯哉是以資
駸自兹而落俗褎自兹而變戒品氷潔威儀調順號智
元字皎淵衣鉢之外分寸无餘猶虛室頻頻妙用難窮

因自念創學之流未諸教跡執權爲實迷不進修不以
聖教爲繩墨明師作指南菩提涅槃猶在遥遠豈能會
諸地於先心短長刼於一念遂師於　元凝尊者所以
崇德廣業虛心外身拂傲慢於貴法除人我於進修攝
漏塵之妄識餅裏之雀遮撿放逸之幻身井中之虵
惔怕綠綠自淨物物无心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增上
慢者見之而暴慢革无明固者遇之而智慧生爲法修
忍三忍之行圓爲法除蔽六蔽之元淨振古佛之宗風
尋祖師之公案本分作家手段量度鍛佛鉗鎚毀罵響
珠電掣讚善水月空花故當進齊乎佛果行弥於法界

難能而能不能於能者也　凝師於是曰眞个光昭先
覺可謂不忝後昆自非得德口人安能有如是法乃機
緣俱會遂悟旨於言下即以證入法界智如來果德理
體妙慧爲修行之正因如王寶印一時普印无前後底
文也故乃得生空之揔持除闡提之不信臻妙有之不
極起万行以無疲　利貞皐叔於公世則渭陽之親近
達磨西來之口祖祖相傳燈燈起焰自漢暨于南國代
不失人至於王弟甚的見公之於法也機深於教門也
進求以身爲逆旅未曾身於身以心爲緣相豈可滞於
心食如饘粥而不入嗔比詠戮而常離於是相與爲善

知識无二三其心以無作根本智口口行之因修共塗之妙慧行口利以無窮出聲聞之清水擢凡夫之淤泥如彼蓮花斗頓馨香无物以喻也又與　戒遵長老求法界之游爲新漫之友以无言之深言詮言絶之深理以无爲之妙行應无作之妙心融眞俗以無跡鎔靜亂而不偏壞其可壞遠離諸離智悲拂跡而雙入行願忘照以競興五蘊付於雲夢三界寄於電泡張四心之仁羅諸類以无遺展四攝之義導生品以咸歸大哉生死無以牽其慮涅槃无以住其心悲智交羅自在運用眞大丈夫之學佛者也乃爭經論以符契心无證微言以

脩同元旨良以因深果奥行廣位高當處發揮无非佛事貴與泰山之高利與滄溟之深而无以爲心則其口口口口口之善无不爲塵點之惡无不翦則其戒深矣舟本无人矣司其吝則其忍廣矣因果交馳慣習功濟則其進大矣境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則其定凝矣妙有昭廓而臨機變化靈鑒无極則其慧明矣觀其臨時三昧觸事解脫者如或有憚公之調深行遠規矩難摹故致嬈之不置公嘿焉似喪其偶而不知其所也公之友訶於公曰此不尊其尊无禮甚矣口當此之公曰何謂其然也彼其之子焉能使子不類哉吾之所學

者佛也所貴者法也可以小不忍而亂法界大謨乎子不聞乎菩薩口口如飲鴆酒子當怒以怨乎公之友曰吾儕闒茸未能至於此也然吾不忍見公之修忍也以詳錫雲游乎又有牂婁之役公之弟公子口戰敗績而爲人所擒拘之久矣而守者依公之友奏於公曰當解拘以送之謂予不信有如皦日公曰无之文王拘於羑里而天命有歸天其有命矣信則信矣以吾弟之賢而汝曹送之則其事必矣然非吾佛法中事菩薩見詐如畏犲狼吾可以行詐乎其万行芬披摕窮萌多類於此可同日而語哉抑迺唯心回轉而善成同將具足而

相應盡如來之境界同異之性亦俱淨照廓而明生明圓徹而覺滿異同之所不知无爲之理分明盡法界云一眞如緊發妙用而鑑窮沙界蔭慈雲而覆涅槃海非歷刼之功濟離念之績修豈能以定慧照用身心如此之圓通也公以病故辭　凝尊者鳳翳之元庚申之冬栖託於茲山焉順行而至巳矣出是德行星羅寶澤雲涌智周萬法而不爲悲等衆情而非巳雖修万行不滯世間因果交徹單複互融如毘楞伽寶一切皆現其中如夜夢千秋覺已隨滅矣且夫子以經義推其始終之事行位重重事理融徹如此觀之則文殊初心普賢行

行弥勒極果明矣其家譜宗系者自觀音傳于施氏施氏傳于道悟國師道悟傳于元凝元凝傳於公公之族子有慧辯追蹤景行唯喚詹葡而嘗醍醐者公器之因傳焉嗚呼公其來也化身歟其去也補處歟方納三昧之運用歟非世俗準儀言論云爲之所及耶以天開十年甲戌歲十月二十四日端坐泊如也一念圓融具德安住法界矣公以巳巳歲生修行位中四十有六夏父母之生六十有六年其嗣法弟子起塔于山辦事如法已

帝命禮號塔曰實際諡曰頓覺禪師餘事備如畫贊文具載孫高明生姪高善祐雖妙年而義誘其衷謂

開國已來一人而已可以將示來者故俾公弟高觀音
政撿挍措意如公弟扶危撫弱防巢之義深者因申奏
上聞琢石立碑命臣佑輙書其大略也如公之大者
遠者非吾所與焉銘曰
法界之濟　天地是生　法界之靈　聖人是明　高
不可仰　深不可撈　緣謝歸无　獨悲衆情　千秋
万歲　物是人非　松風疎散　苔葉因依　白雲共
住　山鳥猶歸　塔以表靈　碑以傳徽
時天開十六年庚辰歲八月十五日　貴國先生曾
孫蘇難陁智奉命書　釋戒護撿挍　金禰杜隆義

曁書　王長連琢石

按淵公卽相國護法公高量成之子高量成事已詳前碑淵公年二十一出家天開十年甲戌歲端坐而化年六十有六天開乃大理段智祥建元智祥以宋寧宗開禧元年立改元天開至十年淵公卒推其生在宋高宗紹興十九年是時其父高量成討平三十七部叛夷以姪壽貞爲中國布燮自乃退居楚雄也

金石萃編卷一百六十終

補刊金石萃編跋

余家先世藏書甚富其爲金石之學自歐趙以降著有專書者亦不下數十種中惟青浦王少司寇述菴先生金石萃編博採旁證擇精語詳尤稱大備咸豐庚申遭粵寇之變散佚殆盡同治丙寅余忝宰青邑邑被兵最重編以徵文考獻有司責也况刼火之餘斯事尤亟訪諸司寇之孫少逸徵君知萃編舊板幸存然已殘缺八百餘簡欲依原書補鋟而未逮也余方將贊成之旋奉檄調長洲遂不果庚午秋復來領縣事乃克與徵君謀付剞劂至辛未夏工竣又得元和祁君浩泉廣文爲之

校讐邵君故深於篆古者也然後是書復完嗚呼徵君純謹誠篤博學能古文綽有祖風其端介自持尤爲邑之瀍臺今且老矣又經亂離家益貧抱殘守缺恐墜先業惕惕焉蓋未嘗一日安卒成其志庶可告無罪於司寇已而我家遺書數萬卷既失而不能復得雖頻年掇拾猶什不及一撫斯編也能不惘然同治十年歲次辛未孟夏月嘉善錢寶傳謹識

重修金石萃編跋

嗚呼痛哉此曾大父司寇公所著書也先徵君竟不及跋司寇公書乃以是遺予小子耶小子生而孱劣長丁亂離未嘗一日自力於學方幸長依膝下飫聞先徵君嚴訓原冀稍免大戾天乎不弔遘此閔凶覩遺書之僅存傷箕裘之將墜其能執筆代先徵君措一辭耶雖然先緒勿可以勿竟司寇公著作等身金石萃編一百六十卷尤爲大集再傳至先徵君兢兢抱守罔敢失隕庚申之亂所有家刻書板東西奔竄輒用自隨事定瀏檢萃編計散失八百餘簡漫漶者又若干板家貧脩補未

逮先徵君時時以爲念會嘉善錢侯再宰吾邑徵文考獻謂是書不可任其殘佚不傳捐俸金助剞劂先徵君敬其事延張郁而學師及熊丈其英邱君汝鍼參校而自總厥成心力爲之交瘁去冬十一月工竣正擬跋行而遽厥疾作當棄養之前數日猶諄諄命不孝督催手民以劌敉之事嗚呼此固先徵君已成之緒也而獨以一跋付之小子痛哉痛哉先是宗祠旁隙地先徵君栽桑百本期以三年畢脩葺祠堂等集手植依然悲深風木昏瞀滿抱惟有涙零先徵君侍司寇公於在天倘其鑒之同治十一年春三月棘人王景麟謹跋